



■ 图片故事

## 瓜趣

□ 潘新日文/图

啥东西都没有日头毒，早上还绿茵茵、带着露珠高昂着头的瓜藤被伏天的热浪一袭，竟一个个地耷拉着脑袋，没精打彩地匍匐在田垄上。青须打着卷缩回阴凉处，空留那些无处躲藏的西瓜叶顶着烈日，为瓜藤撑起一把把绿伞。瓜蛋还没长大，裸露着，任阳光亲吻着它。

父亲拿着瓜铲在瓜地里拨弄着满是毛刺的瓜叶，一棵棵地查看结在秧子上的西瓜，掰掉多余的小西瓜。父亲让我跟在他屁股后面拔长起老高的野草，我没心思拔，也拔不动。野草吸收肥料比西瓜秧快，长得也旺盛，一兜一兜的，黑油油的，用两只手拔都费劲，勒手。父亲指着那些野草让我拔掉，还说这家伙真厉害，和瓜秧争营养也不含糊。我故意打岔，问父亲，为何一棵瓜秧只留一个瓜，结得多不好些吗？父亲笑笑，捡起刚掰掉的西瓜蛋对我说，种西瓜不能贪，让一棵秧子结几个西瓜，长不大不说，也不甜，尤其是三四叶以内结的西瓜必须掰掉，离根太近结的瓜不成形，也不好吃。

小孩的皮肤嫩，最害怕瓜秧、瓜叶上的毛刺，扎得浑身痒痒。即使小心地走，腿上也会划出一道又一道的血楞子，我的脚根本不敢随意地放进瓜叶里。

三伏瓜是第二茬西瓜，多半是收了麦子才种的，为了让西瓜早些开园，父亲特意在翻地前多上了农家肥。西瓜苗一出土，便滋滋地生长起来。待西瓜苗爬出细藤，父亲又一棵一棵地上花生饼，父亲说，这东西可是好家伙啊！肥田，西瓜吸收快，长得

大，还贼甜。

三伏天是西瓜长得最旺的季节，先是长长的藤蔓，接着是开花，做果。种西瓜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就像一个孩子，需要天天呵护，压藤、间瓜、翻瓜。

翻瓜是让一个西瓜长得又大又圆的必要工序，后来我才明白，翻瓜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让西瓜每个部位都接受阳光，增加光和作用，提高糖度，另一个是防止田里的地蛆害，瓜皮厚，地蛆一天两天钻不透，如果一直不动，地蛆会钻进瓜里，偷吃里面的瓜瓢，这样，那个西瓜就毁了。很多时候，在市场上见到西瓜上有一块白的地方，我就知道这个西瓜的主人一定是个懒人，没有翻瓜，不用问，没有全身绿的西瓜好吃。

西瓜长到碗口大小的时候，正是瓜瓢增加糖分的时候。这时候，父亲会顶着烈日，蹲在地里翻西瓜，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掉在地上立即沁进泥土，骄阳下，父亲的衣服都湿透了，结了一层盐霜。我给父亲送去一壶凉开水，父亲咕咚咕咚地灌下去，清亮的水顺着嘴角流着，父亲很惬意，用干了的毛巾擦了擦，把剩下的水倒到毛巾上，用手拧了拧，抹一下脸，又蹲下去干他的活去了。

三伏天的瓜在太阳下慢慢成熟，下到田里摘一个开开，真甜啊！父亲咬了一口赞道，要开园了，但愿会有一个好天气，西瓜能卖个好价，父亲说。

夕阳落下时，瓜园里滚圆的西瓜和月亮一起圆着父亲的梦。

## ■ 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### 敬不平凡的我们

□ 张鹏

平凡的工作造就不平凡的我们，平凡的我们创造不平凡的事迹。在每天看似简单的工作中，有很多值得我们歌颂和学习的人与事。他们虽然看似平凡，却又不平凡，看似简单，却又不简单。

每年夏天，酷暑难耐，库房内更是闷热不透气。李师傅所管辖的大多数是每日的保养计划，例如空滤、机滤等每天都有大批量的领取。对年近退休的老师傅来说，每天踩着梯子取这些滤芯，天气凉快的时候还可以，闷热的夏天难免会有些疲倦和劳

累，每次拿完都会喘着粗气。

王冰看到李师傅每天辛苦的工作，身为组长的他也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就琢磨，如果在前一天询问好明天的保养计划以及空滤等物资的需求量，就可以在前一天将这些物资提前准备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减轻李师傅的工作量了。

于是，他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先去车间询问，然后在下班之前，帮助李师傅把每天的保养计划准备出来，免去李师傅独自登梯取物的重复工作，在炎炎夏日

为李师傅带去“清爽”。

而到了冬天，大雪会积满库房后门，影响出行。年轻的师傅们都会自发地清扫后门积雪，有的人铲，有的人扫，分工明确，大家干劲都很足，一会的功夫就把积雪打扫干净。大家都没有感觉很累，反而每个人都很开心，嘴角都洋溢着笑容。

其实，工作的累与否，还在于你做这份工作的心情。当你处在一个团结的集体中，大家有事一起上，有活一起干，我想无论工作多重多难，都会迎刃而解的。

八小时的工作看似很平常，而我们却做了很多不平常的事情。每个为工作做出点小事的人，都值得我们去歌颂和尊敬。

## ■ 家庭相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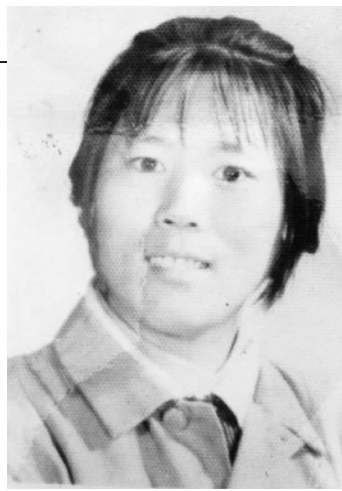
### 倔强的母亲

□ 路世成文/图

最近回家，看到母亲的一张老照片。照片中的母亲才23岁，这是她40年前唯一的一张留影。仔细端详，母亲那时还挺漂亮：齐耳短发，长长的刘海，眼睛虽不大，但却很有神采，眉宇间流露出一股不服输的倔强之气。我打趣母亲：“妈妈，你年轻时真有点像巾帼英雄。”

妈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当年，她家境贫寒，她爷贪图我爷爷许诺的丰厚的物质条件，就让母亲嫁了过来。谁知，爷爷的许诺都是空头支票。母亲嫁过来之后，她爷不但没有得到爷爷所许诺的财物，还连累母亲吃尽苦头。当时，父亲不知心疼母亲，反而经常辱骂和殴打母亲。

母亲也曾想过逃离没有爱的



家，但每跑一次，都会被爷爷和父亲带人抓回来。后来，母亲生下我，境遇稍微好了些。有次，母亲终于被获准回娘家，但不准带我去。

她姥、她爷这才知道母亲所过的悲苦生活。她爷后悔不已，他们要求母亲和父亲离婚。但母亲含泪拒绝了，她不舍得扔下我。

为了我，母亲咬牙坚持着。白天在地里辛苦劳作，就像男劳力一样；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针线活和各种家务。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盼我成才，考上大学。我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，一直努力学习，后来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，成为当时村里唯一的一名大学生。那天，母亲捧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喜极而泣。

为了筹措我上大学的费用，她四处给我借钱，找亲戚拜朋友，好话说尽，终于给我凑齐了。后来，她和我父亲一起承包果园供我上学，日子也渐渐好转起来。

后来，父亲终于理解了母亲的辛劳，他对母亲越来越好了。母亲也终于露出了笑脸，为这个家付出的劲头更足了。

倔强的母亲，用她的爱和忍耐，让这个曾经冷酷无比的家充满了生机，让我得以顺利成长，成为一名大学生。在我心里，她是天下最美的母亲。

## ■ 工友情怀

### “半拉子”工会主席

□ 于德深文/图

“半拉子”，这是工友们对兼职工会主席老孙的尊称。虽然他本身有一摊工作，但是他乐于助人、口碑好，兼职工会主席就落到了他的身上。

说是“半拉子”兼职工会主席，其实他几乎成为“全职”。处里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、厂工会下达的每一次活动，他都得落实到位。远的不说，光是他下属的三个车间工友的生活救济和困难补助，就忙得他脚不沾地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工人的工资都不高，家里人口少的还可以维持，可人口多的就难了。老孙清楚地记得单位有位姓江的工友，他一个人上班，每月45元的工资要供家里十口人生活，困难得吃口饭都难。他到家走访时发现，大冬天里四五个孩子在炕上扯着一条被，屋子四周的墙角都上了冰渣，家里的二位老人守着个火盆取暖，身上的衣服打了补丁。

看到这种情况他立即跑回处里，经请示党组织同意打报告给厂工会救济这位工友80元钱，让他买被、买防寒棉衣。救济费发

给工友后感动得他热泪盈眶，然而，老孙说什么也没想到，后面发生的事儿。

一天晚上老孙下班后，路过一个小饭馆，不经意间他发现刚刚救济过的那位工友在里面，他有些纳闷，想看个究竟。不大的工夫，只见那位工友排在了吃饭的队伍里，于是他走进去，悄悄地把那位工友拉出来问：“你要下馆子？”那位工友把头低下了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家里好多日子没见肉腥，我想解解馋。”老孙接过话茬：“这钱可是工会补助困难工友的钱，对你的十口之家可以说是救命钱。一家老小连个御寒的衣被都没有，这钱可不能乱花啊。”

说完，他拉着这位工友的手就走。工友问上哪儿？“我再也不会了！”“你不想吃肉吗？去我家，我让老伴给你包饺子！”那位工友迟疑了，他知道这位“半拉子”工会主席家也不富裕，因为他老伴有慢性病，不久前还在外地住院，至今还欠着亲属2000多元钱没还上，可他只给别



人跑救济，忙着困难户，却从未开口向工厂要一分的补助。迟疑间，“半拉子”工会主席已经把他拉到了自己家，与老伴悄悄说了声，不一会便买回了半斤肉，切了个萝卜当馅，给那位工友包了顿饺子。开始那位工友说什么也不肯伸筷，在老孙的再三催促下，含着眼泪吃了十几个饺子，然后抱着老孙放声地哭起来……

那以后，那位工友成了车间的骨干，年年被评为工会的先进生产者，再也没向厂工会要一分救济。而“半拉子”工会主席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到1990年，当了20年的“半拉子”，成全了一位又一位生活困难的工友。

## 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